

日考夫一家人

高爾基戲劇集



譯 吾 健 李

行印司公版出海上

高爾基戲劇集

日考夫一人

李健吾譯



上海出版公司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一年七月再版（修正本）

高爾基戲劇集 六

日考夫一家人

原著者 高 爾 基

譯者 李 健 吾

出版者 上海四川中路
上海出版公司

廬陵大樓七〇二室

定價 七五〇〇元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日考夫一家人

人物

安娜·馬爾考夫娜·柴勞瓦涅耶娃

蘇菲雅·伊萬諾夫娜 安提派·日考夫的妹妹，一位寡婦。

派拉皆雅 女僕。

米哈（米莎） 安提派·日考夫的兒子。

孝辛 一個看林子的。

安提派·伊萬諾維奇·日考夫 一位木材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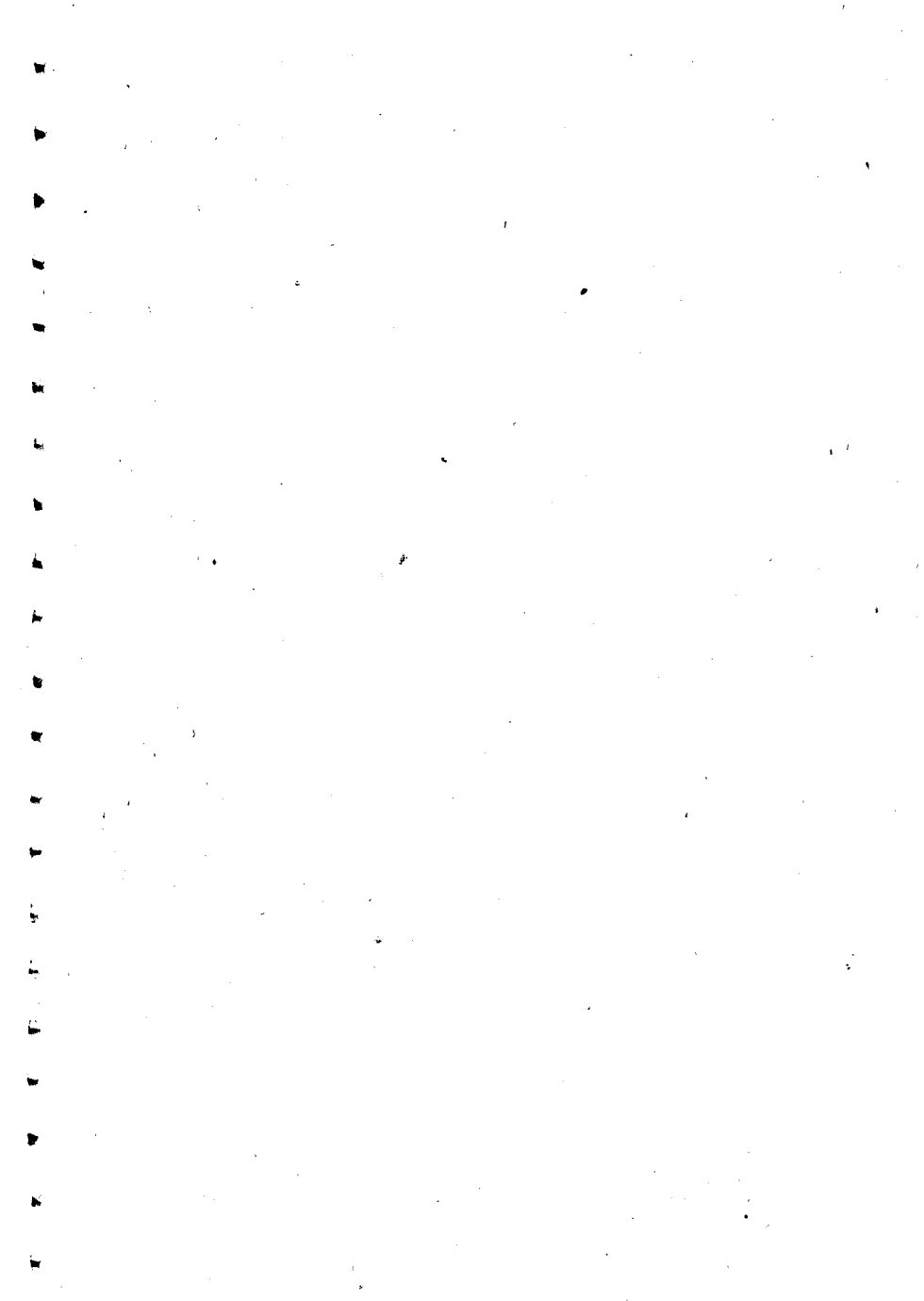
派美拉（派莎） 安娜·馬爾考夫娜·柴勞瓦涅耶娃的女兒。

瓦西里·派夫勞維奇·穆辣陶夫 一位森林管理員。

馬提外·伊里奇·塔辣喀諾夫 安提派·日考夫的司賬。

史提姚浦喀 一個小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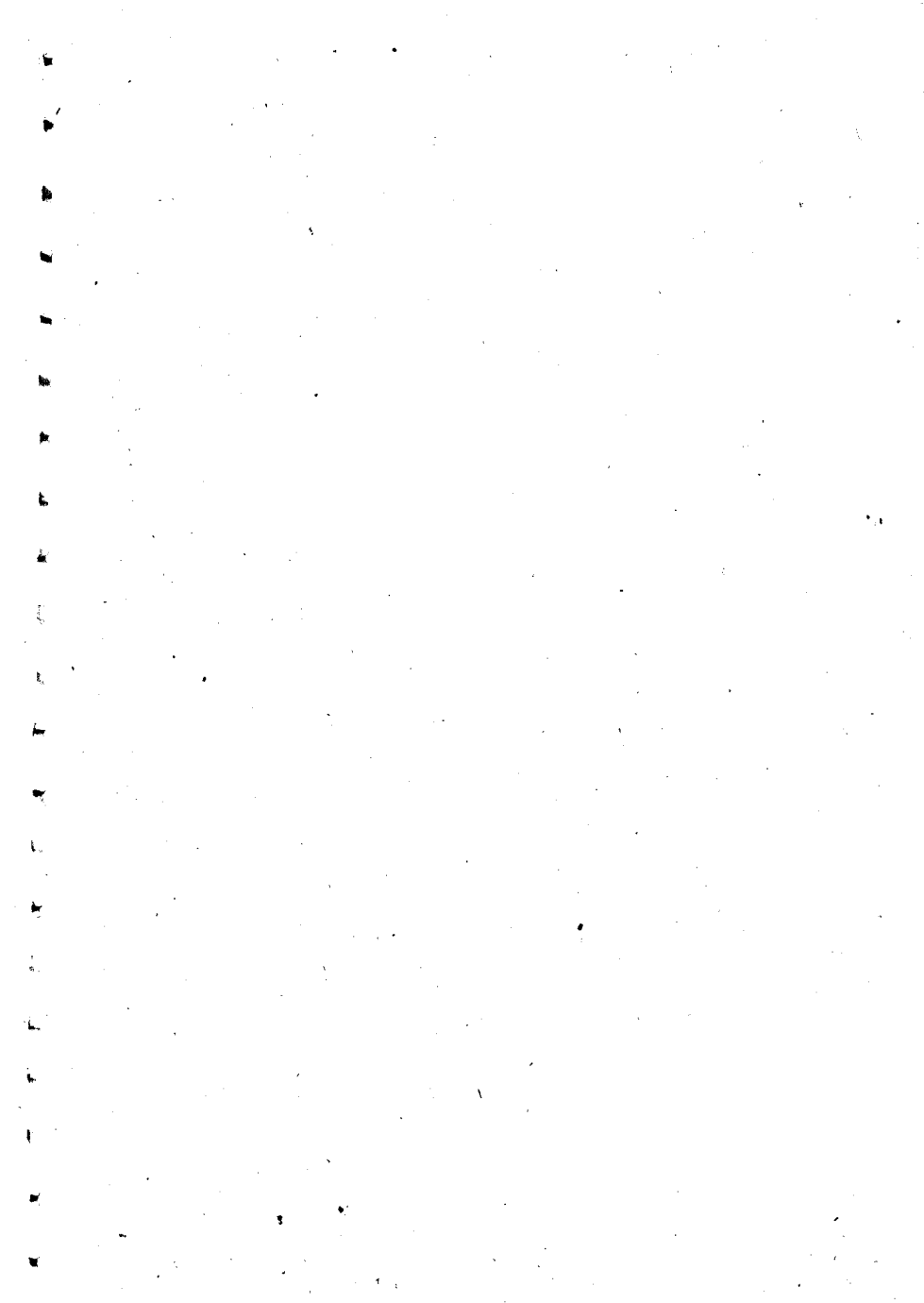
古斯塔夫·葉高羅維奇·海外恩 安提派·日考夫的合夥人。



第

一

幕



榮勞瓦涅耶夫一姓的本分，小中產的房子，一間看上去，發暗的屋子，屋子中心有一張放好茶具的桌子。貼牆又有一張桌子，放釐酒和點心，在兩個門（一個通廚房，一個通安娜·馬爾考夫娜的房子）的中間。右邊，靠牆是一架小風琴，上面放滿有框子的照像和兩瓶乾花。牆上掛着許多明信片，和一幅水彩肖像：派夫拉做道院女歌唱員的裝梳。兩扇窗戶望着街和前面花園。

安娜·馬爾考夫娜，一位整飭的四十以上的女人，看上去溫順的樣子，坐在茶桌一旁。一望而知她有些不安，時時往窗外望，拿手調動桌上的杯子。蘇菲雅，出神在想，在屋裏走上走下，嘴裏噙着一根滅了火的紙煙。

安娜（嘆息）他們晚啦。

蘇菲雅（望望手錶）是的。

安娜 蘇菲雅·伊萬諾夫娜，奇怪你就沒有再嫁。

蘇菲雅 我尋不到我喜歡的男人。一尋到，我就嫁。

安娜 在這死水灘子，難得幾個男人有意思。

蘇菲雅 我得到一個有意思的男人，但是遇見一個認真男人，可就難了。

安娜 假如我可以說的話，你自己就是一個性子認真的女人——打這方面看，就像一個男人。你應

當爲自己物色一位安安靜靜的丈夫。

蘇菲雅（回答得有些勉強）他安靜有什麼用，捉老鼠？

〔安娜微笑了，透出喜來。她和蘇菲雅在一起，好像不大安適——不知道怎麼樣同她談話才是。手放在背後，蘇菲雅看着她，皺着眉頭。〕

告訴我，誰給派莎散得謠言——說她有點兒喜歡一個人待着？

安娜（向四外一瞥，低聲，急速地）那是我死去的丈夫幹得——我也這樣附合，好讓大家都不要擾她。派莎一向太愛講話，想什麼說什麼。自然囉，沒人喜歡這個。你明白了罷？再說，我丈夫直疑心派莎不是他的女兒——

蘇菲雅 當真？

安娜 他的確疑心。人人知道這個。他一喝醉酒，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嚷嚷出來。他妬忌地方上一個人——一個自成一派的宗教家——

蘇菲雅 孝辛的父親？

安娜 你看，你也清楚。

蘇菲雅 跟你可沒關係。我只知道本地有一個搞宗教的遭受迫害。

安娜（嘆息）好，我就不知道沒關係這種說法兒。（低聲）不過，上帝是受迫害。（很快掃了蘇菲雅

一眼）我男人有時候瞪着她看半天，忽然就吼叫起來——這不是我女兒！我是一個低等人，你——指我說——是一個傻子——她不是我女兒！

蘇菲雅 他喜歡拿自己戲劇化，對不對？

安娜 上帝知道！

蘇菲雅 他打你嗎？

安娜 當然。不過我不為自己擔心。我焦心的是派莎。總算我哄住了他，把女兒藏到一家道院——你知道，除掉她，我就沒有別的指望。

（派拉皆雅女僕在廚房門口出現。）

派拉皆雅 他們來啦！

安娜 鬼東西，吓了我一跳！你大概以為是仇人來了哪。你有什麼事？

派拉皆雅 我端茶爐進來好嗎？

安娜 要的時候會告訴你的。去罷。

（米哈連來。他微微有些酡紅，熱得直冒汗，光光無鬚的臉上掛着一個疲倦的微笑。）

米哈 娘兒們，別堵着門，把你的體積移移。

（他掐了一下女僕，她叫喊着，哭笑不得地笑着。安娜閉緊嘴唇，顯出不高興的樣子。蘇菲雅站在風琴一旁，皺着眉，看着她的內姪。他走到桌子跟前。

真熱，我的未來丈母娘！你們在這兒忙着茶杯，糖缸——

安娜 我們的派拉皆雅有點兒蠢——

米哈 誰？

安娜 女傭人。

米哈 噯，這個。單她一個人我倒要記下來參考參考。

（他轉到點心桌子。蘇菲雅在風琴上彈了幾個低鍵。

安娜 （聲調顯得被攪） 你幹什麼要記下來？

蘇菲雅 他在開玩笑，安娜·馬爾考夫娜。

安娜 噯，我就怎麼也聽不懂人家的話。

派拉皆雅 （在廚房） 有人騎馬來啦。

蘇菲雅 那是辛辛，爲我來的，安娜·馬爾考夫娜。

〔孝辛在門口出現。〕

孝辛 孝辛來啦。

蘇菲雅 (態度嚴厲) 我還是出來見你的好，雅考夫。

孝辛 (鞠躬) 沒關係！喂，大家好！

安娜 (退到窗戶那邊) 不要把我攔在心上——

蘇菲雅 (向孝辛) 怎麼樣？

孝辛 他吩咐我對你講，他會給你寫信的。

蘇菲雅 沒別的啦？

孝辛 沒啦，就是這個。

蘇菲雅 謝謝你。

〔她的一串腰鏈掛着一個小記事本子，她在上面寫了幾句話。米哈對安娜擠眼睛，給孝辛倒了
了一杯溫德略。孝辛偷偷地喝掉酒，做了一個怪臉。〕

米哈 雅考夫，你為什麼總是這樣陰慘慘的？

孝辛 我掙的錢不夠。蘇菲雅·伊萬諾夫娜，我有話跟你講。

蘇菲雅 什麼？

幸幸（朝她走去）管林子的昨天告訴我們的技師，照我們看守田產那個樣子，全得吃官司。他說，
就爲我們，河水淺了，地全荒了——

蘇菲雅 好。你去罷。

米哈 去罷，奴才！

〔幸幸走出。〕

安娜 他是在講那管林子的？

蘇菲雅 是的。

安娜 這人呀，是個硬漢子。他跟人人吵架，把人人送上公堂，自己可一來就醉，儘拿閒工夫去鬪牌。他
是一個單身漢子，事由兒好——他幹麼不成親？現下人呀，滿不拿家庭生活當回事。

米哈 不當回事？我又怎麼着我這就成親。

安娜 你成親，當然——照你父親的吩咐去成親。

〔話滑出了她的舌頭。她睜了，唧咕着，趕快走進廚房。〕

蘇菲雅（向米哈）你不該那麼撒野。

米哈 我我也不啦——您喜歡我的未婚妻嗎？

蘇菲雅 她長得好看，簡單——信得過人。你喜歡她嗎？

米哈 那是的，我甚至於有點兒替她難受——我對她算那類丈夫呀？

蘇菲雅 你這話頂真？

米哈 我不知道。我相信自己頂真。

蘇菲雅 那就好。也許她會叫你多考慮考慮自己的。也到時候啦。

米哈 我可一天就幹這個。

蘇菲雅 你儘在周圍瞎搞，總在玩兒——

米哈 這是人性。看看我的未婚妻——她也在玩兒——拿單純和善在玩兒——

蘇菲雅 （用心看着他） 你這是什麼意思？她真信得過人。

米哈 貓也信得過人。不過騙一隻貓試試看。

蘇菲雅 這跟欺騙有什麼關係？

米哈 您知道什麼？假如父親娶她，我拿到我的退職書，倒也好。

蘇菲雅 你簡直是胡說霸道！

米哈 不管怎麼着，他要是現在不娶她，過後兒他總會帶她走的。她信得過人。

蘇菲雅 少說兩句罷。你的想法兒真也叫人噁心！

〔她顯然激動了，離開他。〕

米哈 （斟了一杯酒，靜靜地笑着，吟着）

一朵花照在水裏，

引我的手去抓；

不過手指抓住的，

只是泥濘的綠沙。

蘇菲雅 你這是什麼呀？

米哈 沒什麼，說笑罷了。

蘇菲雅 當心，米莎，人生是一件嚴肅的事。

〔從廚房進來安提派。日考夫和派美拉。安提派將近五十，黑鬍鬚微微帶些灰，黑眉毛，蓬鬆

頭髮，太陽穴露在外頭。派美拉穿着一件非常簡單的藍衣服，不繫腰帶，像一件袍子。頭和肩膀搭着

幅洋沙圍巾。